

# Head Sounds

MSR FCJ (麦克·S·雷德蒙 & 费·卡罗尔·约翰逊)

---

将“风格”作为系统研究的李格尔 (Alois Riegl) 在其著作《风格问题》一书中提出风格 (装饰) 问题的社会生成与来源, 认为风格就是一种社会学的书写方式, 有其母题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叙述。展览《Head Sounds》在理念上借鉴了赋格与对位两种在音乐中常见的体裁与手法, 在艺术组合 MSR FCJ 带有强烈的反风格创作中, 各种线形的“涂写”以一种既清晰又模糊的艺术意志, 变调地进入一个新的语境。如伊塔罗·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 所述的某种“轻 (lightness)”, 相对于沉闷和繁重的世界, 截取之轻会跃之而上, 似一种对既往“风格”的拆解。

当代文化和艺术所强调的去风格化运动, 根源于五十年代末的新字母主义 (Letterism) 和情景主义国际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在这两个运动的前提下, 现实改造和街头涂鸦才成为艺术新生力量的可能。MSR FCJ 的创作所更多是漫画和卡通涂鸦所带来的涂改与痕迹, 富有情景感——分色域的构成色块、扭曲的卡通人物以及肆意的线条在画面中相互堆积缠绕, 叛逆、不稳定且无所不能。这些痕迹在被艺术家重写后, 带有了他们所强调的声音质感, 像自由爵士。尔许是共同创作的工作方式使得画面呈现出一种“中间状态”, 浪漫、恐怖、幽默和幻想在反复折叠与色域归纳所后形成了混乱中的和谐。

痕迹是涂写最终要停留的视觉, Head Sounds 是自由爵士的变奏, 它们是符号也是图像, 是一种在画面被声音主导后的消除语言。正如卡尔维诺对自己写作要求的那样: 我的工作方法往往涉及减去重量。我努力消除重量, 有时是消除人的重量, 有时是消除天体的重量, 有时是消除城市的重量; 我尤其努力消除故事结构的重量和语言的重量。

如果说传统图像源于史前意识, 是对客体观察后赋予的象征性描绘。实验图像则是概念被计算后放弃规则, 去幻觉而产生的文本力量。当下的我们又重回到“中世纪”关于生存和环境的争夺, 进而必须将宇宙和意识具像及实体化, 变成可抓取、可想象、可触摸和可填充的状态。艺术应该努力成为关乎人类存在的问题, 通过一种逃逸状态的“涂写”操演这种新的实验图像。当一切多次被“痕迹”混乱与碎片化地分解成单元动作时, 风格被介质矢量化, 就会带出来逆向的真空地带。